

第一屆道教仙道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台灣高雄中山大學 2006年11月11-12日

《道藏輯要》及其編纂的歷史 —試解清代《道藏》所收道經書目問題—

莫尼卡

(Monica Esposito)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摘要

繼明代《正統道藏》之後，《道藏輯要》是最重要的道教叢書。迄今為止，它是近代道教經典收藏量最大的選集，也是研究明清道教不可或缺的資料來源。雖然《道藏輯要》所選錄的經典大多見於明代《道藏》，但其中也有不少《正統道藏》以外的新出道書，因此《道藏輯要》無疑是明清時期最有價值的道教經典選本。《道藏輯要》所收典籍的門類眾多，既有內丹學、宇宙學、哲學、儀式戒律，也有儒釋道三家經典以及地方志、碑銘等，不一而足。《道藏輯要》一書的形成至今仍是個謎。根據一般的記載，此書至少有三種不同的版本：一、由彭定求 (1645-1719)編輯的版本，其中包含明代《正統道藏》所收道經二百種；二、由蔣元庭 (1755-1819)編輯並刻板印刷的版本，其中增加明本《道藏》失收道經七十九種；三、賀龍驤與彭瀚然於四川成都二仙菴以《重刊道藏輯要》為名編纂出版的文本，據稱其中包含各類道書共三百十九種。那麼，到底哪一種說法是正確的呢？《道藏輯要》的編纂者是誰？《道藏輯要》中到底有多少部道經？《道藏輯要》中的道經，哪些取自《正統道藏》，哪些不是呢？賀龍驤的《重刊道藏輯要》到底增加了多少種新的經典呢？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解答這些問題。

關鍵詞： 蔣元庭、賀龍驤、道藏輯要、重刊道藏輯要、正統道藏、藏外道經

《道藏輯要》及其編纂的歷史- —試解清代《道藏》所收道經書目問題—

莫尼卡*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繼明代《正統道藏》之後，《道藏輯要》是最重要的道教叢書。迄今為止，其乃是近代道教經典收藏量最大的選集，也是研究明清道教不可或缺的資料來源。雖然《道藏輯要》所選錄的經典大多見於明代《道藏》，但其中也有不少是《正統道藏》以外的新出道書，因此《道藏輯要》無疑是明清時期最有價值的道教經典選本。《道藏輯要》所收經典的門類眾多，既有內丹學、宇宙學、哲學、儀式戒律，又有儒釋道三家經典以及地方志、碑銘等，不一而足。

《道藏輯要》有不同的版本，在臺灣、中國、日本與歐洲的一些圖書館裡還藏有珍本。《道藏輯要》中的一些經典經常為學者們所引用。不過，還沒有哪個國家對《道藏輯要》進行過系統性的研究。¹

《道藏輯要》的形成至今仍是個謎。迄今為止的調查研究尚不夠充分。從近期的論文來看，比如根據趙宗誠 (1995)² 與卿希泰的看法，³學術界普遍認為《道藏輯要》至少有三個不同的版本：

一、1700年左右由彭定求 (1645-1719)編輯的版本，其中包含明《正統道藏》所收二百種道經。

* 我關於《道藏輯要》項目多年的研究工作，曾承蒙多位圖書館學專家與管理人士的協助，謹此致謝。他們是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圖書館的Nicole Reche 女士與方玲博士；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圖書館工作人員，尤其是梶浦晋博士，村上節子女士與鈴木綾子女士；大穀大學的尾崎正治教授；臺灣中央研究院的圖書館工作人員，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的蔡燕青先生與他的同事。感謝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與臺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交換訪問學者計畫，使我能夠于2006年2月15日至3月16日在中研院史語所實現了為期一個月的對《道藏輯要》版本的考察工作。感謝王汎森史語所所長，林富士博士，以及所有給予我熱忱幫助的所內同仁。由我牽頭發起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道藏輯要項目得到了蔣經國基金會的贊助，本文即是該項目的初期研究成果。感謝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的李豐楙教授與他的助理張超然先生的協助。本文的文字曾經石立善先生與陳雲小姐潤飾，在此一並申謝。

¹ 除了森由利亞的論文（〈「道藏輯要」と蔣予蒲の呂祖扶乩信仰〉《東方宗教》98 (2001): 頁33-52)以外，尚不存在對《道藏輯要》不同版本進行的細緻研究。

² 趙宗誠〈《道藏輯要》的編纂與增補〉《四川文物》2 (1995): 頁27-31。

³ 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第四卷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 頁453-464。參閱卿希泰〈重刊《道藏輯要》(縮印本)序〉(陳大利、林建、黃雲生、秦伏南編輯《道藏輯要》全拾冊，成都：巴蜀書社，1995年): 第一冊，頁1-3; 丁常春、李合春〈成都二仙庵歷史沿革〉《弘道》24 (2005.3): 頁92-97, 及同氏《青羊宮二仙庵志》(成都：四川省新聞出版局，2006年): 頁188-194。

二、嘉慶年間（1796-1820）由蔣元庭（1755-1819）編輯并刻板印刷的版本，其中增加了明本《道藏》失收道經七十九種。

三、1906年，賀龍驤與彭瀚然於四川成都二仙菴以《重刊道藏輯要》為名編纂出版的文本，據稱包含各類道書共三百十九種。

不過，1955年，吉岡義豐在他的《道教經典史論》中⁴指出《道藏輯要》只有兩種版本，即第二種和第三種。他很可能是第一位持這一論點的學者。後來，柳存仁在吉岡義豐所持觀點的基礎上，認為《道藏輯要》的最初版本並不是由彭定求編輯的。⁵

通過對現存《道藏輯要》版本的研究，我也認為彭定求編集了第一個版本的說法完全是臆造的，事實上並不存在這樣一個版本。蔣元庭本才是所有流通本的底本。⁶雖然蔣元庭印本希觀難得（值得慶幸的是中國、臺灣、日本與歐洲的一些圖書館裡還有收藏），但它卻是1906年刊行的《重刊道藏輯要》（即第三個版本）所依據的底本。

一、《道藏輯要》中到底收錄多少部道經？

下麵我要討論的是《道藏輯要》中到底收錄有多少部道經。趙宗誠（1995）與卿希泰（1996）談到了上述的三個版本：

第一箇版本（即彭定求本）據說有二百種經典。

第二箇版本（蔣元庭本以下簡稱「蔣本」）增加了七十九種；

第三箇版本（《重刊道藏輯要》以下簡稱「賀本」）又增加了四十種，使經典總數達到了三百十九種。

吉岡（1955）與柳存仁（1973）都認為《道藏輯要》只有兩個版本。根據他們的考證，蔣本只有一百七十三種道經，全部取自《道藏》。1821年至1900年之間，蔣本再版過兩次，先後增加了九十六種藏外經典。1906年《重刊道藏

⁴ 吉岡義豐《道教經典史論》（東京：道教刊行會，1955年）：頁175-76。

⁵ Liu Ts'un-yan [柳存仁], "The Compilation and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Tao-tsang," *Essays on the Sources of Chinese History*, eds. Leslie, Donald D., Colin Mackerras, and Wang Gungwu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3): 104-19, 特107-8.

⁶ Monica Esposito, *La Porte du Dragon. L'école Longmen du Mount Jingai et ses pratiques alchimiques d'après le Daozang xubian (Suite au canon taoïste)*, 2 vols. (Ph.D. thesis, Paris VII, 1993): vol. 1, 158, 162-63, 同氏 "Daoism in the Qing (1644-1911)," in *Daoism Handbook* ed. Livia Kohn (Leiden: Brill, 2000): 623-58, 特 634-35, 及同氏 〈The Discovery of Jiang Yupu's *Daozang jiyao* in Jiangnan〉 (麥穀邦夫編《江南道教の研究》，平成15年度～平成18年度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盤（B）（2））研究成果報告書）。此外也有持相同看法的學者：丁培仁《道教典籍百問》（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6年）：頁216-218及森由利亞〈「道藏輯要」と蔣予蒲の呂祖扶乩信仰〉。

輯要》（賀本）問世時，又增加了十八種道經，使其總數達到了二百八十七種。⁷

丁培仁 (1996)⁸考察了現藏于成都嚴雁峰家的蔣元庭本《道藏輯要》(此乃《重刊道藏輯要》所依據的底本)之後，他認為蔣本共收錄二百四種道經(全部取自《道藏》)以及九十三種藏外經典。蔣本一共收錄二百九十七種經典。1906年賀本問世時，又增加了十七種道經，使其總數達到了三百十四種。

那麼，到底哪一種說法是正確的呢？《道藏輯要》中到底收錄了多少部道經？《道藏輯要》的道經，哪些取自《正統道藏》，哪些不是呢？賀龍驤的《重刊道藏輯要》（賀本）到底增加了多少種新的經典呢？

本文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解答這些問題。而要解答這些問題，就要對《道藏輯要》的不同版本進行細緻而深入的研究。

二、《道藏輯要》不同版本的研究

上個世紀90年代我在巴黎攻讀博士學位時，就已經開始進行這項研究了。那時，我在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的圖書館裏發現了蔣本，這部書是伯希和 (Paul PELLIOT, 1878-1945)於1933年從中國購入的。從那個時候開始，我一直在收集並研究蔣本與賀本的不同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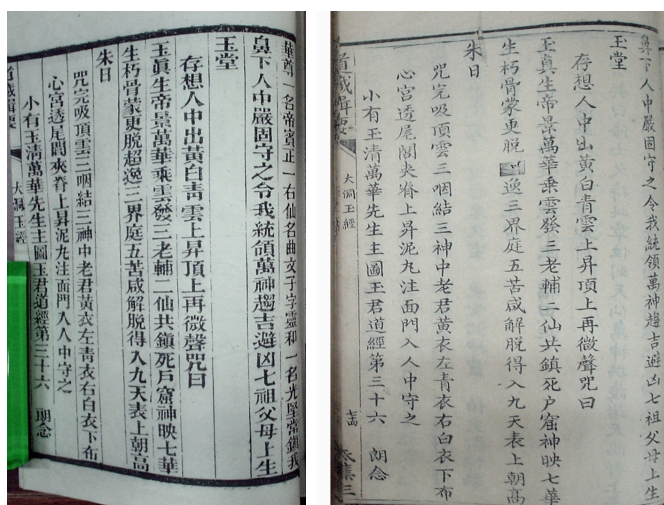
1996年我第一次到日本做訪問研究，發現還有幾部蔣本分別藏於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東京大學、東大綜合圖書館、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東洋文庫圖書館和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其中還有一種，我稱之為「藏外道經」，其編集者也是蔣元庭，是他在完成《道藏輯要》之前編集的。⁹七年後我利用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工作的機會，對該所收藏的蔣本做了細致的考察。根據我對蔣本與賀本的不同版本的收集與研究，可知「道藏輯要」一名專指兩種版本：
一、由蔣元庭編輯的《道藏輯要》的版本（蔣本）
二、由賀龍驤、彭瀚然編輯的《道藏輯要》的重刻本（賀本；如下圖一所示）

⁷ 關於吉岡的研究成就，參閱Wong Shiu Hon,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Chang San-Feng Ch'uan-Chi*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82): 3-7; 朱越利《道經總論》(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1年): 頁328; 王卡《道藏輯要》(胡孚琛編《中國道教大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1995年): 頁230; 田誠陽《道經知識寶典》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年)。

⁸ 丁培仁《道教典籍百問》，頁217。

⁹ 我稱之為「藏外道經」的節本，是蔣元庭所編輯的《呂祖全書》。參閱森由利亞〈「道藏輯要」と蔣予蒲の呂祖扶乩信仰〉及Monica Esposito〈清代における金蓋山の成立と《金華宗旨》〉(高田時雄編《中国宗教文献国際シンポジウム報告書》，京都：人文科學研究所, 2004年)：頁259-268。

圖一：蔣本與賀本的比較



賀本

蔣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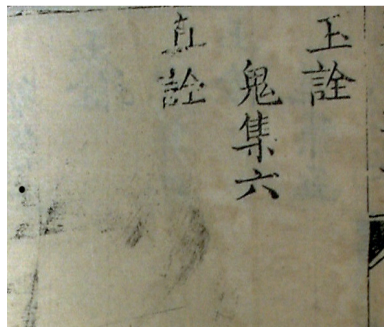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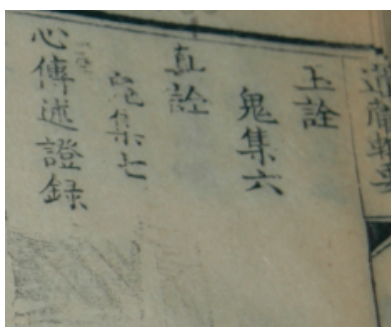
一、蔣本

「蔣本」乃清嘉慶年間(1796-1820)由蔣元庭編輯的《道藏輯要》。這部書由不同冊目組成。根據我對八種蔣本的考察，這些刻本的裝禱樣式以及所收冊數、卷數不盡相同，加之有的印本內容還有欠闕，由此可知，這些印本中冊目最少的有91冊，最多的則有280冊。全書以二十八宿作字號分集(參考附錄1)。此書每葉10行，每行24字(如上圖1所示: 蔣本與賀本的比較)。

八種蔣本之中，有七種包含《道藏輯要總目》(蔣元庭編《道藏輯要》，頁1a-44b)，但這些版本在二十八宿分集方面有不同程度的區別，主要體現在列舉經目的順序及各分集收錄的道經數目上。

例. 圖二 左側：「鬼集7」及道經《心傳述證錄》收于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與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圖書館之藏本

右側：「鬼集7」及道經《心傳述證錄》未見于藏於東京大學與東洋文庫圖之蔣本《道藏輯要總目》



人文科學研究所與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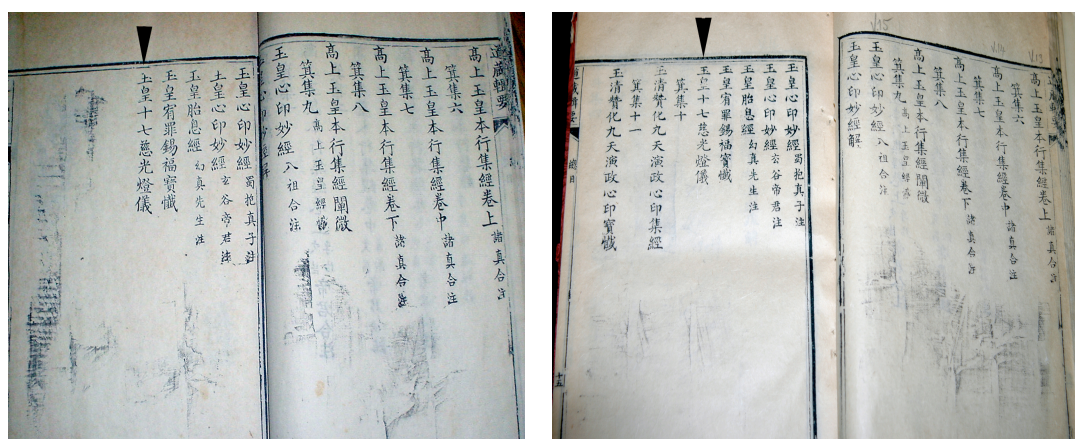
東京大學與東洋文庫

依據不同的道經書目（其根據為對不同蔣本《道藏輯要總目》的比較），現存不同的版本大致可分為兩種：

一、《道藏輯要總目》不收錄二十八宿之「箕集10-11」的版本。此本藏於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東京大學、東大綜合圖書館、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和東洋文庫圖書館。在本文中，我將使用藏於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版本（以下簡稱「人文本」）作為第一種類型的樣本。

二、《道藏輯要總目》收錄二十八宿之「箕集10-11」的版本。其中包含《玉清贊化九天演政心印集經》（箕集10）與《玉清贊化九天演政心印寶懺》（箕集11）兩種道書。此本藏於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圖書館、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和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在本文中，我將使用藏於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圖書館的版本（以下簡稱「巴黎本」）作為第二種類型的樣本。

圖三: 人文本與巴黎本所收《道藏輯要總目》



人文本

巴黎本

賀本所依據的底本（嚴雁峰家藏的蔣本）與人文本相同，因為這兩部都不包含上述兩種道書（不收箕集10-11）。¹⁰

二、賀本

「賀本」乃于20世紀初，賀龍驤與彭瀚然在成都二仙庵對《道藏輯要》作有增補的本子。此書於1906年出版，題為《重刊道藏輯要》。這部書（每冊27

¹⁰ 我未見嚴雁峰家藏的蔣本。據王家祐教授與李遠國教授說，此本不藏於四川省圖書館。不過，這種說法需要確認。

公分也由不同冊目組成)。¹¹此重刻印本遵循原本(嚴雁峰家藏蔣本和兩部重慶的蔣本抄本;詳見下文),全書按二十八宿作字號分集,每葉10行,行24字(如上圖一所示)。依據不同的道經書目,大致可分為兩種重刻本:

一、1984年以前的重刻印本

除原刻印本以外,¹²現存影印本由臺北的考正出版社與新文豐出版公司(1971、1977、1983、1986)多次重印。考正出版社(臺北,1971)與新文豐出版社(臺北,1977、1983、1986)的《重刊道藏輯要》影印本完全相同,以下簡稱「KX」。

二、1984年以後的重刻印本

1984年,巴蜀書社將闕版補齊重印,¹³後於1985、1986、1992年多次再版。《重刊道藏輯要》集成共32套245冊(28/29公分)。1992年,由成都道教協會副會長、成都青羊宮住持張元和主持,印行《重刊道藏輯要》。至1994年,此本已印刷100部(其中有50餘部售往海外)。¹⁴1995年,巴蜀書社縮印出版了十卷本的《重刊道藏輯要》,使之更符合現代人的閱讀習慣。1995年的巴蜀書社縮印本以下簡稱「BS」。

這兩種重刻印本(KX、BS)都包含23種道經書目,¹⁵其中關於《重刊道藏輯要》經典書目3種分別為:

- 1) 《重刊道藏輯要總目》(KX 1:12-34; BS 1: 4-13)。在蔣本《道藏輯要總目》的基礎上,增寫了「續刻」,即原本未收的道書。
- 2) 《重刊道藏輯要子目初編》,四卷(KX 1: 48 - 214; BS 1: 18-91)。原本未收道書以外,其中包含每部經典的詳細目錄。
- 3) 《重刊道藏輯要續編子目》(KX 1: 215 - 242; BS 1: 91-103)。其中寫有「續刻」,即所增加的新出道書的詳細目錄。

以下,根據上述三種目錄與其他蔣本《道藏輯要總目》為綫索,試解蔣本與賀本所收道經的書目問題。

¹¹ 丁培仁(《道教典籍百問》,頁217)稱《重刊道藏輯要》集成總共244冊(根據四川省圖書館藏)。《重刊道藏輯要》集成244冊也收藏於日本天理圖書館和築波大學附屬圖書館。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所藏刻本集成246冊,修訂後共計294冊(未缺中三冊)。

¹² 我認為原刻印本與日本天理圖書館相同。不過,這需要對藏于中國的其他版本(尤其是藏于青羊宮的原刻印本)進行比較後才能得到確認。

¹³ 任繼愈〈重印道藏輯要序〉(《重刊道藏輯要》,成都:巴蜀書社,1985年)。關於缺版補齊重印的情況,參閱丁常春、李合春編著《青羊宮二仙庵志》,頁193。

¹⁴ 丁常春、李合春編著《青羊宮二仙庵志》,頁194。

¹⁵ 關於23種道經書目,參見註43。

三、 蔣本及《道藏輯要總目》的研究

至二十世紀初，蔣本《道藏輯要》的原木版因為鼠啣蠹蝕，遭到比較嚴重的破壞。在彭瀚然的資助下，成都二仙菴方丈閻永和決意在四川岳池重刻該書。1903年，賀龍驤應閻、彭二人之邀，入住二仙庵，以襄助閻永和編輯、校勘《道藏輯要》，以襄助閻永和編輯、校勘《道藏輯要》。不過，在賀龍驤應二仙菴方丈閻永和及彭瀚然之邀校勘《道藏輯要》時，他就已面臨困難。賀龍驤在《校勘道藏輯要書後》(KX 1: 45-46; BS 1: 17)中說：

彭君(彭瀚然)商同〔閻〕笙階(閻永和)，諄諄以校勘相囑，本驤(賀龍驤)夙願，夫又何辭。第原本多訛，校勘匪易。先是嚴雁峰交來，即少「壁」集第三冊。脫頁黑墩，數難校舉。乃張貼致函，托搜數載，始由重慶何起重、忠州秦芑生二藏書家抄全。但二原本礙難借對間見一二梵茨坊本，亦不盡可據。新刻之誤，概照原本對改；原本之誤，惟就有確據者改之，否則闕文，此校勘之主義也。於時同事，道俗不勝屈指，其實得力於新津蕭濟用、李廷福二先生者居多，驤(賀龍驤)不過總董其成而已。卷繁時促，事不從心。魯魚之誚，知所不免。願具慧眼者，見有錯落即改補之。或彙抄一冊寄示，仍就此板鏟補，以期完善，則人天均感矣。

由這篇序文可知，《道藏輯要》的校勘工作并非易事，因為嚴雁峰家本有許多問題如缺頁或一些頁面無法辨識，而且這一版本缺少「壁」集第三卷。所幸有另外兩位藏書家（何起重和秦芑生）收藏的抄本可供參考，校勘工作才得以進行。不過這兩種抄本也不盡如人意。

賀龍驤在此處描繪之情形，同筆者今日之經歷有頗多相似之處。在分析蔣本之前，有必要指出的是，我所考察的全部印本都或多或少地有脫漏之處。由於不同版本的蔣本的卷冊與所收經書數量不同，我以賀本《重刊道藏輯要總目》(從校對嚴、何、秦三種版本而獲得之《道藏輯要總目》)為基礎，來計算現存的兩種蔣本(人文本與巴黎本)中所收道經的書目。值得指出的是，除一種印本之外，在我考察過的全部印本中，都含有《道藏輯要總目》。如前所述，大的區別僅在於是否含有「箕集10-11」及相應的兩種道經。

除了賀本《重刊道藏輯要總目》以外，還有丁福保(1874-1952)主編《道藏輯要總目》收錄丁氏編於民國時期的《道藏精華錄》(上海：醫學書局，1922年；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以下簡稱「丁本」)。我將其同人文本與巴黎本的總目對比之後，發現人文本與巴黎本大多僅包含經書題目及對應的二十八宿，而丁本則提供了較為詳細的卷數、作者等資料。

以這三種《道藏輯要總目》(1.人文本; 2. 巴黎本; 3. 丁本)為基礎，我製作了一份表格(見附錄一，下表僅為該附件之選錄)，其中左側為人文本與巴黎本的總目，右側為丁本的總目。從最左側一欄開始依次為：

「蔣號」：指依據人文本與巴黎本《道藏輯要總目》(《道藏輯要》頁 4a-44b)編號次序的道經；

「道書題」：指人文本與巴黎本《道藏輯要總目》（《道藏輯要》頁4a-44b）中的道經題目及對應的漢字；

「宿號」：指蔣本（如賀本與蔣本有不同之處，則在括弧內註明）按二十八宿分集的字號；

「重刊道藏輯要」：指考正出版社（臺北，1971年）與新文豐出版社（臺北，1977、1983、1986年）重影印本（二者完全相同，簡稱「KX」）及巴蜀書社（成都，1995年）重印本（簡稱「BS」）中的卷號與頁碼。

對丁本之處理方式與上述相同，總目以「丁號」為題，指依丁本《道藏輯要總目》（《道藏精華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一冊，頁1a-8a）編號次序的道書。

「道書題」一欄還包含據丁本總目整理出的卷數、經書作者等附加信息。「宿號」與「重刊道藏輯要」欄內之信息同左側人文本與巴黎本同類。

附錄一（選錄）：蔣元庭《道藏輯要總目》與丁福保《道藏輯要總目》的比對

蔣號	道書題	宿號	重刊道藏輯要	丁號	道書題	宿號	重刊道藏輯要
1	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	角 1-7, 亢 1-5	KX 1: 411-59, 2: 463-850, 3: 853-946; BS 1: 179-411	1	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 (61卷)	角 1-7, 亢 1-5	KX 1: 411-59, 2: 463-850, 3: 853-946; BS 1: 179-411
2	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注	亢 6	KX 3: 947-98; BS 1: 411-34	2	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注 (3卷, 上陽子陳觀吾)	亢 6	KX 3: 947-98; BS 1: 411-34
3	元始無量度人上品經法	亢 7	KX 3: 999-1063; BS 1: 434-63	3	元始無量度人上品經法 (5卷, 陳椿榮)	亢 7	KX 3: 999-1063; BS 1: 434-63

道經排序、宿號等不同之處用灰色背景表示；加圓圈的數字表示重要的異文，在註釋中另有解釋。

總目中未提到、但在印本中卻有收錄的經書，其題目對應的序號在「道書題」中被置于括弧之內，在「蔣號」、「丁號」欄內以手寫的☞記號表示：

蔣號	道書題	宿號	重刊道藏輯要	丁號	道書題	宿號	重刊道藏輯要
239	文帝寶經 ⑧ 蔣本中《道藏輯要總目》(頁39b), 第239號至第242號都被冠以《文帝寶經》一題目, 而第243號則被名為《武帝寶經》。這些題目全部歸入「星集7」, 但在賀本中則被歸入「星集9」, 在244-247號經書之後。	星 7⑧ (賀本: 星 9)	KX 23: 10157-65; BS 9: 436-39	239	文帝孝經 (蔣予蒲訂) ⑧ 丁福保《道藏輯要總目》(頁7a) 僅有《文帝孝經》一目, 然此目似含括239號至242號四部經書, 《關帝忠孝忠義經》(第243號) 則被置於《三界伏魔關聖帝君忠孝忠義真經》書題下。上述幾部經書全部歸入「星集7」, 但在賀本中則被歸入「星集9」, 在244-247號經書之後。	星 7⑧ (賀本: 星 9)	KX 23: 10157-65; BS 9: 436-39
☞	(240) 元皇大道真君救劫寶經	星 7 (賀本 星 9)	KX 23: 10165-69; BS 9: 439-41	☞	(240) 元皇大道真君救劫寶經	星 7 (賀本 星 9)	KX 23: 10165-69; BS 9: 439-41
☞	(241) 文昌延嗣經	星 7 (賀本 星 9)	KX 23: 10165-69; BS 9: 439-41	☞	(241) 文昌延嗣經	星 7 (賀本 星 9)	KX 23: 10165-69; BS 9: 439-41

最後, 將「蔣號」與「丁號」欄內的總目附錄中的道經序號用括弧形式表現, 以示計不計入均可。

蔣號	道書題	宿號	重刊道藏輯要	丁號	道書題	宿號	重刊道藏輯要
6	元始天王大洞玉經	氐 3	KX 3: 1127-74; BS 1: 493-98, 2: 1-16	6	元始天王大洞玉經 (3卷, 文昌帝君傳本)	氐 3	KX 3: 1127-74; BS 1: 493-98, 2: 1-16
(7)	附洞經示讀	氐 3	KX 3: 1174-1207; BS 2: 16-31	(7)	附洞經示讀	氐 3	KX 3: 1174-1207; BS 2: 16-31

四、蔣本《道藏輯要總目》中到底收錄多少部道經？

一、蔣元庭《道藏輯要總目》

在將人文本、巴黎本《道藏輯要總目》所收書目同賀本《重刊道藏輯要總目》及丁本《道藏輯要總目》所收書目進行比較之後, 筆者可以斷言人文本所收道經總數應為285種, 而巴黎本所收道經總數應為287種。不過現存的人文本與巴黎本却只分別收錄道經283種與286種, 原因是人文本失收兩部道經(即《太上道元一氣經》與《漢天師世家》), 而巴黎本則失收一部道經(《漢天

師世家》)。¹⁶

以下解釋這兩個數字（人文本285，巴黎本287）是如何得來的：

1、附經三種之計入：

- 第7號《洞經示讀》，附於《元始天王大洞玉經》（氏集 3）；
- 第144號《抱樸子外篇》，附於《抱樸子內篇》（虛集 9）；
- 第246號《擊壤集》，附於《皇極經世》（在印本被歸入星集 7，但在總目中則屬星集 8。）

2、以下二種道經之計入：

- 第50號《太上道德真經集註釋文》（心集 8）
- 第51號《太上道德真經集註雜說》（心集 8）

在蔣本《道藏輯要總目》中，這兩種道經均被歸入第49號《太上道德真經集註》（心集 6-8）。¹⁷

3、計入55號《太上常清靜經》（尾集 1），該經原被歸入第54號《太上常清靜經》（尾集 1）。¹⁸

4、計入82號《太上感應篇》（尾集 4）。¹⁹

5、計入《五門經》題下的五部道經：²⁰

- 102號《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
- 103號《太上說南斗六司延壽度人妙經》
- 104號《太上說東門主算護命妙經》
- 105號《太上說西門記名護身妙經》
- 106號《太上說中門大魁保命妙經》

6、計入112號《金碧古文龍虎上經》（鬥集 4）。²¹

¹⁶ 在其它現存的刻本中，經名為《漢天師世家》的道經實為《皇明恩命世錄》。

¹⁷ 蔣本《道藏輯要總目》（頁10a）與賀本《重刊道藏輯要總目》（頁21b）均不含此經及下一部道經（第51號《太上道德真經集註雜說》）。《重刊道藏輯要子目初編》（卷1，頁 29a）解釋說，第50號及第51號經乃是第49號經《太上道德真經集註》的附經。丁本《道藏輯要總目》（頁2b）則將這三部經（第 49-51號）單列。

¹⁸ 蔣本《道藏輯要總目》（頁11a）與賀本《重刊道藏輯要總目》（頁23a）均將54號與55號《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歸入《太上常清靜經》。丁本《道藏輯要總目》（頁2b）與《重刊道藏輯要子目初編》（卷1，頁29b）則將此兩部經單列。

¹⁹ 蔣本《道藏輯要總目》（頁13b）將81號與82號《太上感應篇集註》歸入《太上感應篇》。《重刊道藏輯要總目》（頁24b）則將此兩部經單列。丁本《道藏輯要總目》將82號置於81號之前。

²⁰ 在蔣本《道藏輯要總目》（頁16a）與《重刊道藏輯要總目》（頁28a）中，第102-107號被統一冠以《五門經》之名。丁本《道藏輯要總目》（頁3b-4a）與《重刊道藏輯要子目初編》（卷2，頁1b）則將此五部經單列。

²¹ 蔣本《道藏輯要總目》（頁16b）與賀本《重刊道藏輯要總目》（頁28b）均將111號與112號歸入《金碧古文龍虎上經》。

7、將《孚佑上帝三寶心鏡》(壁集 4) 視為第164號《孚佑上帝語錄大觀》(壁集 3-4)之一部分。²²

8、將《丹陽真人直言》列為第185號，此經未見於《總目》，原被歸入第184號《王重陽祖師立教十五論》(胃集 2)，但這是錯誤的分類。須要指出的是，在《道藏》(CT 1234)中《丹陽真人直言》乃是獨立的一部經典。²³

9、將《孫不二元君傳述丹道祕書三卷》列為第196號。該經雖不見於《總目》，但在刻本中則被刻在第195號《孫不二元君法語》(胃集 7)之後。

10、將原來歸入第239號《文帝寶經》(蔣本, 星集 7; 賀本, 星集 9)²⁴之三種道經分列:

第240號《元皇大道真君救劫寶經》

第241號《文昌延嗣經》

第242號《陰騭文註》

如果不將附錄中的道經(第7號《洞經示讀》，第144號《抱樸子外篇》與第246號《擊壤集》)編號，則人文本的道經書目為282種，而巴黎本則為284種。

如果只計題目，則人文本的道經書目為268種，但若將三部附經計入的話，則為271種；巴黎本為270種(計入三部附經則為273種)。

二、丁福保《道藏輯要總目》

根據丁本《道藏輯要總目》，道經總數應為284，原因是以下面兩部道經及一部附經未被計入：

第56號《太上道元一氣經》(尾集 1)

第278號《漢天師世家》(實為《皇明恩命世錄》(翼集 7))²⁵

附經第247號《擊壤集》(星集 7)

²² 蔣本《道藏輯要總目》(頁26a)，丁本《道藏輯要總目》(頁5b)，《重刊道藏輯要總目》(頁38a)與《重刊道藏輯要子目初編》(卷2，頁8a)均將《孚佑上帝三寶心鏡》單列為一部經。不過，該經在蔣本與賀本中的標題表明該經應為《孚佑上帝語錄大觀》之一部分。

²³ 在蔣本中，該經為第184號《王重陽祖師立教十五論》之一部分，但該經題目不見於蔣本《道藏輯要總目》、丁本《道藏輯要總目》與《重刊道藏輯要總目》。《立教十五論》這一題目見於蔣本與賀本的中間邊白，但《重刊道藏輯要子目初編》(卷3，頁17a)則將其單列為一部經。

「CT 1234」指Kristofer M. Schipper, *Concordance du Tao-tsang: Titres des ouvrages*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75)的《道藏》目錄中該經的編號。

²⁴ 蔣本《道藏輯要總目》(頁39b)中，第239號至第242號都被稱作《文帝寶經》，而第243號則被稱作《武帝寶經》。丁本《總目》中只有第239號《文帝寶經》，似指第239號至第242號四部經，第243號《關帝忠孝忠義經》在丁本《總目》中的題目是《三界伏魔關聖帝君忠孝忠義真經》。這些經全都收于星集7內，但在賀本中，它們是被排在第244-247號之後的星集9內(見附件1)。

²⁵ 見前註17。

以下解釋這些數字是如何得來的：

- 1、計入二部附經(第7號《洞經示讀》與第144號《抱樸子外篇》)；
- 2、將《孚佑上帝三寶心鑑》(壁集4)視為《孚佑上帝語錄大觀》(壁3-4)之一部分；
- 3、計入《丹陽真人直言》(編為第185號)；
- 4、將《文帝孝經》(蔣本, 星集7; 賀本, 星集9)題下三部道經單列(第240-42號)。

如果不計入兩部附經，道經總數應為282種，而經題則是279個。

還有一點頗為有趣，就是蔣本《道藏輯要總目》與丁本《道藏輯要總目》的排列次序不同：

- 蔣本第80-81號：在丁本《總目》中，第81號排在第80號之前
- 蔣本第108-119號在丁本《總目》中的順序為108, 112, 110, 111, 109, 113, 119, 114-118

五、賀本中到底收錄多少部道經？

根據我們對蔣本《道藏輯要總目》及其刻印本的分析，《道藏輯要》(人文本)道經總數應為285種，在此基礎上，我們當可算出賀本所收的道經總數。具體作法是：在285這一數字上加入賀本《總目》中列于「續」目下的新增道書或賀本在正文中「增刻」的道書。

我沒有將賀本中收錄的有關道經書目及宋元有關道經書目計算進去。這些都沒有被收入二十八宿的字號中，僅在序言中被提及而已，因而不應被列入編目。²⁶

同蔣本一樣，賀本至少包括兩種版本：一、1984年以前的重刻印本；二、1984年以後的重刻印本。

一、1984年以前的重刻印本

在對現存賀本(KX與BS)的三個目錄(1.《重刊道藏輯要總目》，2.《重刊道藏輯要子目初編》，3.《重刊道藏輯要續編子目》)及藏於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築波大學附屬圖書館與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的印本分析、²⁷考察之後，我們的結論是賀本最初應包含如下的新增道書：²⁸

²⁶ 詳細書目參閱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第四卷，第462-63頁。

²⁷ 見前註11、12。

²⁸ 參閱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第四卷所收書目，頁461-62。書目中第1, 9, 12, 13, 14與16號同蔣本中所收道經是對應的。

1. 觀音大士蓮船經 續門集 1 (KX 7: 2899-2911; BS 3: 221-26)
2. 孫真人千金方 續虛集 12 (KX 12: 5037-96; BS 5: 152-79)
3. 孚佑上帝本傳 續室集 1 (KX 12: 5341-48; BS 5: 290-93)
4. 孚佑上帝東園語錄 續壁集 7 (KX 13: 5935-79; BS 6: 68-88)²⁹
5. 析疑指迷論 奎集 4 (KX 14: 6188-94; BS 6: 161-64)³⁰
6. 太公陰符經 又胃集 2 (KX 15: 6528-50; BS 6: 312-22)³¹
7. 五篇靈文 又胃集 2 (KX 15: 6550-58; BS 6: 322-25)³²
8. 張三豐真人全集 續畢集 7-12 (KX 17: 7641-18; 7905; BS 7: 292-405)
9. 靈寶大懺 [續]柳集 7-12 (KX 21: 9501-22; 9871; BS 9: 128-286)³³
10. 朝天謝罪懺 [續]柳集 13 (KX 22: 9873-9916; BS 9: 286-305)³⁴
11. 文帝本傳 [續]星集 8 (KX 23: 10109-15; BS 9: 416-19)³⁵
12. 文帝化書 [續]星集 8 (KX 23: 10115-55; BS 9: 419-36)³⁶
13. 關帝本傳 [續]又星集 9 (KX 23: 10208-12; BS 9: 458-60)³⁷
14. & 15. 太上玄門功課 [續]二張集 1 (KX 23: 10235-52; BS 9: 473-80)與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 [續]三張集 1 (KX 23: 10252-57; BS 9: 480-82)³⁸
16. & 17. 青羊宮二仙菴碑記 (續翼集 1)包括 二仙菴碑記 翼集 1 (KX 24: 10552-64; BS 10: 131-37), 和 青羊宮碑記 續翼集 1 (KX 24: 10565-72; BS 10: 137-40)³⁹
18. 青城山記[續]翼集 10 (KX 25: 11037-64; BS 10: 343-55)⁴⁰

其中第5號《析疑指迷論》、6號《太公陰符經》與7號《五篇靈文》均不見於賀本三個目錄，故應為1906年後新增道書。

二、1984年以後的重刻印本

²⁹ 根據翁獨健編《道藏輯要新增道經目錄》(《道藏子目引得》，北平[北京]: 哈佛燕京學社，1935年，頁39)，卿希泰(《中國道教史》第四卷，頁463)認為《東園語錄》與《東園雜詠》是兩部獨立的道經，但我認為《東園雜詠》是《東園語錄》的一部分。

³⁰ 此經不見於賀本三個目錄，但在正文中則有收錄。在天理大學圖書館所收藏重印本中，此經排在7號《五篇靈文》之後。

³¹ 此經不見於賀本三個目錄，但在正文中則有收錄。

³² 此經不見於賀本三個目錄，但在正文中則有收錄。

³³ 柳集 7-12在《重刊道藏輯要總目》(頁51b-52a)中標有「續」字樣，但在正文中則無此標示。

³⁴ 柳集13在《重刊道藏輯要總目》(頁52a)中標有「續」字樣，但在正文中則無此標示。

³⁵ 星集8在《重刊道藏輯要總目》(頁53b)中標有「續」字樣，但在正文中則無此標示。

³⁶ 星集8在《重刊道藏輯要總目》(頁54b)中標有「續」字樣，但在正文中則無此標示。

³⁷ 星集9在《重刊道藏輯要總目》(頁54a)中標有「續」字樣，但在正文中則是「又星集9」。

³⁸ 張集 1在《重刊道藏輯要總目》(頁55a)中標有「續」字樣，但在正文中標示的則是「二張集 1」與「三張集 1」(分別代表《太上玄門功課》與《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這一題目不見於《重刊道藏輯要總目》頁55a，因為該經被視作《太上玄門功課》之一部分。不過，《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應被視作新增道書，它對應於《道藏》CT 1422與CT 71。

³⁹ 我將它分列為兩部獨立的經書。見《重刊道藏輯要續編子目》(頁54a)。

⁴⁰ 翼集 10在《重刊道藏輯要總目》(頁58a)中標有「續」字樣，但在正文中則無此標示。

據丁常春、李合春編著的《青羊宮二仙庵志》（頁192-93），1966年，文化大革命暴發之際，青羊宮、二仙庵遭到了紅衛兵的沖擊，經書被強行搬走，文物被肆意毀壞，連青羊宮內珍藏的《重刊道藏輯要》經版，也被當作木材搶走400餘塊。1984年，成都道教協會會長、青羊宮主持張元和，與四川巴蜀書社達成協議，聯合重印《重刊道藏輯要》。他帶領道眾對經版進行清洗，檢查登記，確認缺少了哪些部分，爾後對照原刻印本補刻了四百多塊經版。下述幾種道經可能即為重新刻版與印製的過程中增補進來的：

19. 純陽三書 室集 8 (BS 5: 407-36)

此經不見於賀本的三個目錄，但卻含有一篇據稱作於1929年的序。據我所知，1984年以前的重刻本均未有收錄此道經，因此我推測它是在1984年以後新增入的。

最後的問題是：蔣本與賀本各收錄多少種藏外道經？

六、 藏外道經

翁獨健(1896-1986)是第一位整理出藏外道經目錄的學者。他於1935年編成《道藏子目引得》，將《重刊道藏輯要》書目同明本《正統道藏》書目加以核對，整理出《道藏輯要新增道經目錄》，共有114種道經與道經書目，作為《道藏子目引得》的附錄。⁴¹迄今為止，對藏外道經（即明本《道藏》失收道經）書目的計算都以翁獨健的《道藏輯要新增道經目錄》為準。不過，翁氏的目錄還需要修正。

在本文中，僅限於討論那些被認為的確是藏外道經典籍。即，下表不包括那些與明本《正統道藏》有著相同的書題但出自《正統道藏》之外選集，卻又包含重要異文的道經（如《文帝化書》、《金液還丹印證圖詩》等）（見附錄二，下表僅為其選錄）。我正在編寫一份《道藏輯要》註疏式編目及其不同版本的目錄，屆時再討論這一問題。

需要強調的是，與翁獨健的目錄不同，我沒有收入翁氏的目錄中《重刊道藏輯要》的23種道經書目，而僅收錄了二十四宿字號中的部分經書。⁴²附錄二的表格中包含下述四欄內容：

⁴¹ 翁獨健《道藏子目引得》，頁38-40。參閱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第四卷，頁461-64。

⁴² 翁獨健編《道藏輯要新增道經目錄》（《道藏子目引得》，頁38-40）中提到的目錄如下：

1. 道藏輯要總目（即重刊道藏輯要總目）；
2. 道藏輯要子目初編（即重刊道藏輯要子目初編）；
3. 道藏輯要續編子目（即重刊道藏輯要續編子目）；
4. 女丹合編總目；
5. 女丹合編子目；
6. 四庫全書道家類簡明目錄；
7. 四庫提要道家總目；
8. 四庫提要道家類存總目；

「蔣號」指依照蔣元庭《道藏輯要總目》的排列次序加的序號(《道藏輯要》頁4a-44b; 見附錄一);

「翁號」指翁獨健編《道藏輯要新增道經目錄》中的序號(《道藏子目引得》頁38-40);

「賀本」指《重刊道藏輯要》中的新增道經，以「·」標示;

「道書題」指蔣元庭《道藏輯要總目》中標出的經題。如果經題同翁獨健編《道藏輯要新增道經目錄》有異, 翁氏標出的經題則被置於括弧之內。

附錄二 (選錄): 藏外道經書目

蔣號	翁號	賀本	道書題
227	69		伍真人論丹道九篇 (伍真人丹道九篇)
—	70	·	張三豐先生全集
232	71		養真集

根據此表，蔣本的人文本與巴黎本收錄的藏外道經總數分別為84種與86種，而賀本1984年以前的印本與1984年以後的印本，其所收藏外道經總數則分別為97種與98種。

9. 欽定道藏全書總目;
10. 漢魏叢書道家書目;
11. 古今逸史四十種道家書目;
12. 汲古閣珍藏祕本道家書目;
13. 郡齊讀書志道家書目;
14. 直齋書錄解題道家書目;
15. 歷朝名選道家書目;
16. 國朝坊刻道書目錄;
17. 通志道家書目;
18. 文獻通考道家書目;
19. 文獻通考道家書目;
20. 文獻通考道術家書目;
21. 續文獻通考道家書目;
22. 皇朝文獻通考道家書目;
23. 皇朝文獻通考神仙家書目

結語

此項考察使我們得以確認，存在著不同版本的蔣元庭《道藏輯要》(即蔣本)，它們分別藏于中國、日本、臺灣和法國的圖書館。在對不同蔣本《道藏輯要總目》收錄的書目進行分析，并將其同賀本《重刊道藏輯要總目》及丁本《道藏輯要總目》收錄的書目進行比較之後，我們能夠斷言至少有兩種版本。一種版本(人文本)共收錄285種道經，而另一版本(巴黎本)則共收錄287種道經。⁴³

至于《重刊道藏輯要》，1984年以前的重印本共收錄303種道經，而1984年以後的重印本則共收錄304種道經。在這304種道經中，99種(約占三分之一)均失收於《道藏》。這表示翁獨健在其《道藏子目引得》(此引得乃迄今為止計算藏外道經數目的唯一一種文獻)中整理出的藏外道經目錄必須重新修正。

本文作為道藏輯要項目的初期研究成果，旨在為《道藏輯要》研究拋磚引玉。道藏輯要項目在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執行，並獲得了蔣經國基金會的贊助。參與該項目的還有臺灣中央研究院、法國遠東學院等多家知名學術機構及眾多著名的道教學者。我們希望能夠在以《道藏輯要》為代表的明清道教研究中有所突破，有所創新。⁴⁴

⁴³ 筆者正在準備一項對藏于中國、日本、臺灣和法國的現存蔣元庭《道藏輯要》版本的研究。該研究屬於《道藏輯要》研究項目之一部分。

⁴⁴ 關於道藏輯要研究項目請參閱<http://www.daozangjiyao.org>